

调查表1显示:实验班学生的职业价值观从入学开始的教育,贯穿于学业的始末,学生对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了解,学习目的及就业方向明确,正确认识自己及能力等方面均高于对照组。

调查表2~3显示,在妇产科学学习过程中,以问题为基础的情景模拟教学方法不仅提高学生兴趣,增强教学效果,更是促进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运用能力的良方,而且还增强了学生的医患沟通,用美好语言和谐的交流方式,增进病人的信任与安全感。

调查表4发现:学生实习结束带回的实习鉴定册上及毕业前的就业双选会,学生在人际交流、解决问题、团队合作、计划与研究等方面的提升、就业率以及在就业后跟踪调查中,用人单位满意度高于对照班。

4 结论

“1+3”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具有知识体系综合性和能力化特点,要求教师能够融汇贯通多门课程知识,并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教师既关注教法,更要关注学生的学法,高素质教师要具备理论教

学、技能操作、师德风范,培养出的学生才能高素质,适应社会能力强,才能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参考文献

- [1] 罗颖嘉,许冰,耿登峰,等.当前医学生职业价值观和伦理教育的思考[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27(3):100-102.
- [2] McParland M, Noble LM, Livingston 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undergraduate psychiatry[J]. Med Educ, 2004,38(8):859-867.
- [3] 周忠信,陈庆,林艺雄,等. PBL 教学模式的研究进展和现实意义[J]. 医学与哲学, 2007,28(8):72-74.
- [4] Michaelsen LK, Bauman KA, Fink LD. Team-based learning: a transformative use of small groups in college teaching[M]. Sterling (VA) Stylus Publishing, 2002:1-287.
- [5] 李晓南,池霞,童美玲,等. 儿童保健学教学中应用 TBL 模式的探索与意义[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0,24(3):84-85.
- [6] 李娟. 用 SEGUE 量表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技能评价的研究[D].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 2008.
- [7] 赵琛,沈宇弘,刘隽. 基于 Mini-CEX 评价量表的临床技能考核结果和分析[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0,24(8):92-107.

(收稿日期:2013-10-20)

DOI:10.3969/j.issn.1671-4695.2014.03.035 文章编号:1671-4695(2014)03-0247-03

以《庖丁解牛》之法试行医学教学回归唯物与辩证

冯跃 李巍 吕富靖 王拥军 李鹏 冀明 吴咏冬 张澍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 北京 100050)

【摘要】 医学教学中应合理利用唯物辩证法等哲学理论,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恰当地在临床、消化内镜操作、科研教学中,组织全科多次学习中国古文经典—庄子的《庖丁解牛》,从中总结哲学内涵,引导年轻医师及学生在学习和培养哲学思维、运用哲学方法解决问题。

【关键词】 医学教学 庖丁解牛 唯物论 辩证法

追溯数千年漫漫科学史,医学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亦经历了唯心观—唯物观的发展历程。从原始部落族群的里的“巫医”到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的三位一体,医学发展也依次经历了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朴素整体医学模式、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现代医学模式^[1]的不同阶段。从哲学的范畴讨论,神灵主义医学模式是以唯心主义为主,是主观的、臆想的和带有暗示性的;朴素整体医学模式又称作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包括西方的胆汁说和祖国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可以作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的阶段^[2];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则建立在已较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以客观、真实的科学实验和循证医学结论指导医疗行为,并提供无限

的探索空间;而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唯物辩证的观点,其提出的环境、精神等综合因素共同促进了疾病的发生发展的理论,成为被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认可和推广的现代医学模式。

医疗模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医学教育的更新,而如何在医学教育中恰当地引入哲学理论,引导医学生领悟哲学理论中活的灵魂^[3],并应用哲学方法解决问题是医学教学中值得探索的新的教学模式。目前医学生教育上存在以下缺点:①各学科横向间缺乏关联,知识分散,如某疾病的解剖—生理—病理生理—免疫等的变化,或如“休克”中心、脑、肾及血管的病生理学变化等,学生很难做到融会贯通;②教师个体差异性大:医疗行为中的技能操作,比如手术,体现了较明显的个人差异,不同的术

第一作者:冯跃,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机制。

*通讯作者:张澍田, E-mail:zhangst@ccmu.edu.cn

者可能有不同的个人经验,不同的带教老师则依照不同的个人习惯又带出不同的学生。教学中出现过多唯心或形而上的弊端,对医学生或年轻医师的成长不利。而如果将哲学思辨观指导医学教学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体现了素质教育时代的要求,并提供给学生科学的世界观^[4]。当然,如何合理得当地运用哲学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教学,各个单位的方法各异。

我院消化内科在科室学习活动中,恰当地利用了体现我国古代哲学辩证唯物思想的经典之作《庖丁解牛》。除了阅读《庖丁解牛》一文外,还要求参与者结合个人在工作中的成长经历讲述理解。通过对经典古文的学习,不仅有助于培养医学生、进修医师甚至高年资医师的人文素养,更进一步建立了哲学思维,对生活和工作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令全科人员受益匪浅。

1 《庖丁解牛》的深刻内涵

《庖丁解牛》一文出典于《庄子·内篇·养生主》,是我国先秦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庄周、同时也是道家学派的经典作品之一。剔除封建思想糟粕后,该文中表现的由“所见无非全牛”、“月更刀”、“岁更刀”到最终“目无全牛”、“游刃有余”、“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似极了一位初入临床的低年资医师成长为一代医学大家的过程,而究其本质,则在于“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俨然就是为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关于“客观规律”一节的绝好寓言故事。庖丁即你我,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寻找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矛盾的普遍性),在认识过程中努力使“主观符合客观”,找出本质、把握了客观规律,既“依乎天理”又“因其固然”。继而运用客观规律再反过来指导实践活动,做到“批郤导窾”、“切中肯綮”,千千万万头牛在他眼中已然成了无数被肢解的牛骨,则出手“莫不中音”。最可贵的是,庖丁“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有了高超的技艺,反而更加审慎,如此方得保一次又一次的“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也体现了庄子本人的“养生观”(处世观)。

2 《庖丁解牛》对医学教学工作的指导意义

2.1 学习《庖丁解牛》对大内科临床教学工作的指导意义

我科十分重视研究生及低年资住院医师的大内科基本功的培训。内科学有其发病机制复杂、各系统间纵横交错、诊断与治疗方法相对外科较抽象的特点。而对于低年资医师而言,想要在短短几年内掌握并且贯通大内科广博的知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通过学习《庖丁解牛》的故事和其深刻哲学含义之后我们发现,不论是学生自己探索,还是带教老师指导,运用掌握规律的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以常见的休克为例,初入临床的医师对于休克的病因及分期、病程、病情监测、诊断缺乏全面理解,多数学生和年轻医师普遍不能正确认识“有效循环血量”、“组织灌注不足”、“细胞氧代谢障

碍”,对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还是外科学中的定义就更不能准确理解,造成对休克分类缺乏理解,只能机械记忆。掌握规律的前提是有多次感性认识的过程。在急诊科、ICU等病房都可常见各类休克病人,首先对病人的病史及疾病的外在表现(即症状、体征和化验检查)有所了解,再回过头来思考书本的内容:不同的病因打击引起了何种细胞学、组织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的变化,以致出现诸如“血压下降”、“少尿”等临床表现。如此反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总结,感性认识和书本知识结合成理性认识,最终把握本质—休克是重要生命器官的毛细血管灌流量急剧减少引起的代谢障碍与细胞受损的病理过程(即微循环障碍)。理性认识总结成规律,反过来指导实践,得出治疗原则即以改善微循环为核心,联合去除病因和提高机体抵抗能力。庖丁言到“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自然,若将病人的病因、发展过程了然于胸,明了了“有间”;又对休克的本质把握到位,知晓了“无厚”,那便游刃有余,不会再频频出现难以抉择是补液更好、还是改善小血管容量更好的情况了。同理,在内科学整体的学习中,积累感性认识、提炼理性认识、避免机械记忆和片面、孤立的学习,对一位年轻内科医师的成长特别是临床思维的培养大有帮助。

2.2 学习《庖丁解牛》对消化内镜治疗技术教学工作的指导意义

随着消化内镜和内镜治疗学的飞速进展,消化内镜的应用早已突破了胃肠道检查的范围,甚至接手了很多传统的普外科、胸外科手术,开创了微创治疗的新篇章。对于消化科医师来讲,也不同于以往的内科医师,对于内镜下治疗技术的掌握,需要绝不输于外科医师的“手下功夫”、培养时间和强度。尤其是近年来广泛开展的如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SD)、经口内镜下环形肌切开术(POEM)、内镜经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STER)及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相关操作等等,想要熟练掌握、独立操作甚至成为名家,不仅仅是操作例数的单纯累加。年轻医师一味迷信操作的“天赋”和“手感”,把握不到问题的本质。

我科专门安排了科室里高年资的内镜医师,结合《庖丁解牛》的故事阐述了个人体会。总结如下:①首先在于对事物的认识:庖丁在目无全牛之前,心中已有全牛。以ESD手术为例,并非为了剥离病变而剥离病变。作为内镜科医师,能为患者发现值得行此手术的病情(即消化道早期癌)才是第一要务,若在每天大量的检查中例行公事,漏诊了早癌,即使手艺再高,亦是枉然。而认识早癌,普通的白光内镜(WL)才是手中的“解牛刀”。尽管现在医生可以借助色素内镜、放大内镜、特殊光学染色窄带成像技术(NBI)、智能电子分光比色技术(FICE)、智能光学染色成像技术(i-Scan)、自发荧光成像(AFI)等等)等高端技术,但若没有练就一双白光下找

到病变的“火眼金睛”，那根本谈不到动用那些辅助手段，早期癌症病例早已在手下溜走。发现了病变之后，更要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它的“大郤大窾”，尽可能利用染色、内镜超声(EUS)等，即术前仔细评估：病变的位置、范围、浸润的深度、有淋巴结转移、可能的病理类型等等，如此方能判断是否切(内镜切除或外科手术)、怎么切(剥离黏膜还是黏膜下层切除)、切多大、术后并发症(出血、穿孔、瘢痕狭窄)等问题。当全牛周身的纹理、刀的路都尽收眼底，自然“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做起来得心应手，也是对患者尽了最大责任。②不忽视矛盾的特殊性，端正态度：庖丁能做到解牛时“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可见技术已高超到艺术的水平，除了他对牛和解牛的认识到了一定境界、手上的功夫和经验积累到了一定等级之外，与他行事的审慎态度密切相关。他认真对待每一次解牛、更小心翼翼到解牛的最后一步，并且明白也有他“难为”的地方。我国老一辈内科学泰斗、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院士曾言道：临床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同样以行ESD术为例，即使有了无数例成功的手术，仍然不能想当然地试图一蹴而就，如病变切到快收官才发现最后一部分“抬举征”阴性(即病变可能浸润到黏膜下层以下)，此时在台上骑虎难下，已然来不及了。把每一个病变当作新的病变，不排除可能有认识不到的地方，同时把每一次操作当作“处女行”，谨慎的态度会为医师的良好技术保驾护航。

2.3 学习《庖丁解牛》对科研工作的指导意义 许多临床医师对阅读高质量杂志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文章感到吃力、对基础实验频频不出结果表示费解、对临床研究的设计与分析十分困惑。这种窘境无论是研究生培养还是本科医师的科研工作都是常见问题。我科同样在研究生例会、科室周会上组织了以学习《庖丁解牛》、找出自身问题、深挖问题根源为内容的活动，大家热烈讨论之后发现，同临床工作类似，在科研上同样存在如下问题：①确保充分获取正确、可信、全面而有价值的感性认识：学生或实验初学者在进行基础实验的操作时，往往因为操作不规范、细节注意不到，造成实验失败或者结果误差，即使反复多次重复，结果仍不理想。正如庖丁语文惠君到：“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一般的厨子宰牛都是用刀去硬劈硬砍，找不到庖丁那样的进刀方式，即感性认识不够全面、精确，学而不得其法，如此量变很难完成向质变的飞跃。其次，理性认识并非都是由从无数感性认识中找到的，有捷径就要走。有人认为：“做实验没什么难的，多做几次谁都会做了。”于是不少人毫无准备地走进实

验室，模仿了几天，可能刚刚学会如何使用微量移液器，却还是对何谓基础实验满头雾水；做了大半年，却越做越走入死胡同。被动的“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战术，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里并不适用，前人总结好的理性认识或者规律为何要任之“暴殄天物”？通过现代传媒的手段攫取自己需要的营养，比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和总结要有效率得多。不论是书本、文献、论坛发帖还是求助设备供应商，都不失为直接学习规律的好方法。②建立创新意识与辩证否定观：把重复操作分子生物学实验和收集病例当作简单劳动(labour work)是因为工作时缺乏思考，庖丁说过一番自己的追求，即：“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屠夫宰牛已经是很基本的劳动了，千百年来无非是刀进刀出，然而庄周笔下的庖丁却似乎懂得“扬弃”的辩证否定观，更在不断运动变化的客观存在中解放思想，懂得创新的方法论，推动其解牛业的发展。而本身应该要求创新的科研更不能沦为机械操作，在一次次的结果中、在临床实践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将临床中发现问题转化为科研思路，大量阅读文献以“他山之石攻玉”，在交流中学习、在工作中发现新的科研点(the new idea)。

诚然，阅读古文经典并不是传统的医学教学的改良方法，但解读古人的哲学思辨观，不失为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好方法，或可以促进医学教育者真正成为实践和传播医学哲学的先驱^[5]。虽然我们只是单中心地在本单位中以科室的形式进行宣传和学习，没有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比对。但目前已初步取得了一定效果，尤其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进步很快。我们希望能使运用唯物辩证法、培养哲学思维成为一种科室文化，强化哲学在医学教育中的渗透。

4 结论

综上，反复解读《庖丁解牛》这一古文经典中的深刻哲学内涵，并将其运用到医学教学培训实践工作中去，不失为提升医学生及年轻医师专业及人文内涵素养的好方法。

参考文献

- [1] 张桂芝, 董兆举. 医学模式演进与哲学思维[J]. 西北医学教育, 2006, 14(5): 507-508.
- [2] 王辰. 医学模式转型有多难[N]. 健康报, 2009-01-23:004.
- [3] 王瑞军. 论哲学视野下当代医学教育的人文内涵[J]. 医学教育探索, 2009, 8(6): 682-684.
- [4] 晏继红. 医学教育中的哲学思辨观[J]. 中华民族医药杂志, 2007, 8(9): 1006-6810.
- [5] 戴支凯, 黄姣娥, 徐庆. 医学教育者应成为医学哲学使命的先行者[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07, S1: 56-57.

(收稿日期: 2013-10-30)